

“长城星球”: 中国科幻小说的陌生化

[加]维罗妮卡·霍林格 著¹ 陈广兴 译²

(1. 特伦特大学 文化研究系, 加拿大 安大略省 彼得伯勒;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从陌生化的角度出发, 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进行分析, 可以对所谓“全球科幻小说”获得某种理解。第一, 中国科幻小说固有的陌生化; 第二, 对中国“崛起”主题的陌生化处理; 第三, 中国科幻小说所讲述的不同历史; 第四, 作为全球科幻小说的中国科幻小说; 第五, 中国科幻小说与西方科幻小说或许拥有相同的未来。尽管中国科幻小说相对西方传统来说只能作为“他者”而存在, 但无论好坏, 它们都将拥有共同的未来。
关键词: 中国科幻小说; 全球化; 陌生化; 刘慈欣; 韩松

Abstract: The observations about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today in terms of its potential to defamiliarize may help us gain some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so-called “global science fiction.” The defamiliarization includes, first, the estrangement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itself; second, the estrangement of the “rise” of global China; third,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s alternate history; fourth,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s global science fiction; fifth, the future of the same. Though in face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an only exist as an “other”, they share a common future, good or bad.

Key word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globalization; estrangement; Liu Cixin; Han Song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5)03-0027-11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5.03.005

科幻小说的历史反映了不同国家的读者在想象自己置身于通过科技的第二特性所建构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体系中时所具有的不断变化的立场。

——小伊什特万·塞西里-罗奈,《科幻小说与帝国》[1:236]

2013年我参编了杂志《科幻小说研究》“中国科幻小说”专刊。这期专刊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教授倡导的,吴教授是当今中国在科幻小说的发展和接受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我很荣幸与吴岩共同主编了这期专刊,据我所知,这期专刊是关于中国科幻小说方面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英语论文特辑。吴教授在特约主编的介绍中,详细地介绍了自20世纪初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期专刊里收录了两位非常受欢迎的中国当代科

幻作家韩松和刘慈欣的文章。我将在下文对两位作家的小说进行讨论。专刊还包括2篇研究写于清朝末年的早期科幻小说的文章、一篇研究老舍1932年恶托邦小说《猫城记》的文章、一篇研究乌托邦思想对当代科幻小说的影响的文章、一篇研究韩松作品中“灰暗中国”形象的文章、一篇详细介绍翻译在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的文章、一篇研究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最新电影中的科幻隐喻的文章。

巧合的是,香港的期刊《译丛》(*Renditions*)于2012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中国科幻小说专刊《中国科幻小说:晚清与当代》(*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ate Qing and the Contemporary*)。该专刊由宋明炜主编,《科幻小说研究》“中国科幻小说”专刊也收录了他的一篇文章。《译丛》专刊是1989年以来第一本用英语出版的收录较多中国科幻小说的集子。1989年吴定柏和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编辑出版了《中国科幻小说选》(*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收录发表于1978年至1987年的8个短篇小说。《译丛》专刊收录了4篇20世纪初期的科幻小说节选和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节选,以及9篇首次用英语发表的中国21世纪短篇科幻小说,包括刘慈欣的《诗云》(2003)、王晋康的《转生的巨人》(2006)和飞氲的《魔鬼的头颅》(2007)。

基于这些非常有限的翻译成英文的小说,我想对中国当今科幻小说进行分析,尤其是从其陌生化角度出发,以期对学者们开始称之为“全球科幻小说”获得某种理解。^①毫无疑问,我的研究视角必然是相当偏颇的。长期担任《科幻小说研究》的主编之一,让我根植于安德鲁·米尔纳在其新作《界定科幻小说》中所称的科幻小说的“选择性传统”的英美中心。米尔纳认为,中国科幻小说处于这一传统边缘,仅能勉强作为“这一体裁的文化地理”的一部分[2: 155]。但是,米尔纳也提醒我们,这一选择性传统“无论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从必要性上来说,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场所”[2: 40]。

在这方面而言,托尔出版社(Tor Books)于2014年用英语出版刘慈欣极度走红的《三体》三部曲的第一卷(*The Three-Body Problem*)具有特别的意义。著名的月刊《基点:科幻小说和幻想领域杂志》(*Locus: The Magazine of the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Field*)在其2014年12月号中反复将《三体》定义为本年度最佳新作。根据《基点》的非常肯定的评价:

① 2012年,《科幻小说研究》出版专刊《科幻小说与全球化》。特邀主编大卫·希金斯(David M. Higgins)将全球化描述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帝国扩张,因为这一视角反映了我们的研究对象:科幻小说,如何历史地与日益加速的全球联系相关”。参见David M. Higgins, “Introduction: Science Fiction and Globaliza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39.3 (Nov. 2012): 369–373 第370页。

《三体》是第一部[从汉语翻译为英语的]现代意义上的硬科幻小说,刘慈欣非常了解理论物理学和本体裁的一些主要隐喻……很显然他知道自己如何围绕西方科幻小说寻找自己的道路,但他的小说并不完全是西方式的科幻小说,不是模仿的产物[3: 14]。

该评论者总结道,“如果托尔(或别人)不能将本系列作品中剩下的两部随后出版的话,那就是对任何三部曲的犯罪(而我自己永远都不会去写一个三部曲)。”[3: 15]

刘慈欣的一些科幻小说很有可能被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改编为电影,例如《流浪地球》(2013)中的一些短篇小说,据传,他们将计划拍摄《三体》的电影[4]。如果改编电影能够实现的话,当然能够极大地提高刘慈欣在英美市场上的知名度,同时也会让中国科幻小说的整体知名度得到提高,从而佐证米尔纳所提出的科幻小说的选择性传统是“充满争议的场所”的论断。

第一种陌生化: “长城星球”

吴岩在《科幻小说研究》专刊的序言中将中国称为“长城星球”,这一术语来自于英国作家布莱恩·奥尔蒂斯(Brian Aldiss)。吴岩认为,“每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和历史的国家,都像一个异己星球,来访者站在这一星球上,抬头看其天空。来自西方的客人在中国星球的陌生苍穹中能够看到什么呢?”[5: 7]吴岩认为,在西方的集体意象中,中国不可避免地具有“异者”意象。他对差异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认为对西方读者而言,中国科幻小说从一开始就带一种陌生化,是英美选择性传统的“他者”。长城一方面将东西方隔开,一方面又邀请西方来客探索墙内的风景。中国科幻小说既与英美科幻小说传统相异,又与其相似——毕竟同为科幻小说。这种异同的辩证关系,同样发生在中国独特文化和日益全球化的科技现代化文化之间,两者之间必定形成竞争关系。

吴岩认为,中国科幻小说在几个方面与其西方“他者”不同。首先,中国科幻小说关注“如何摆脱旧的文化、政治和制度体系而获得自由的主题”。其次,“中国作家在其寻求自由主题的过程中对西方科学和文化形成特定态度。”吴岩认为,“这样产生了一系列关键问题: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属于西方,还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作家如何将科学和当地文化传统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富有活力的形式?”第三,中国科幻小说“关注中国和

中国文化的未来,而中国文化是迄今存活的最古老的人类文化之一……西方科幻小说关注科技发展的得失,尽管中国科幻小说探讨同样的问题,但其关注重点主要在于对文化衰落和复兴潜力的焦虑”[5:4-5]。

正如吴岩所言,中国作家发现他们与西方科技文化话语处于一种矛盾的关系之中。作家韩松就认为“科学、技术和现代化都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它们都是外来事物。如果将其全盘接受,我们将会变为怪物,这是我们与西方进步观念共处的唯一方式”[6:20]。吴岩和韩松讽刺性地用异者来比喻中国科幻小说对自己与英美传统之间差异的自觉意识。

第二种陌生化:全球中国的“崛起”

接下来我要简要分析两篇 21 世纪的短篇小说,以窥中国在快速全球化时代的复杂地位。第一篇是刘慈欣的《乡村教师》(2001),第二篇是韩松的《乘客与创造者》(2005),两篇都被收录在《译丛》的专刊中。

在《乡村教师》中,刘慈欣将一个垂死的贫穷乡村教师的动人故事,与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外星文明的星际战争相并列“在距地球五万光年的远方,在银河系的中心,一场延续了两万年的星际战争已接近尾声”[7:121]。同时,教师回望自己的一生,感觉一事无成,他对学生寄予的厚望被贫穷和无知的双重幽灵摧毁殆尽:

他用尽了一生在娃们的心中燃起科学和文明的火苗,但他明白,同笼罩着这偏远山村的愚昧和迷信相比,那火苗是多么弱小……[7:117]

教师想起了著名作家鲁迅广为人知的将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比作“一间铁屋子”的比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转引自 7:127]

在他临终前最后的徒劳的努力中,教师要求他的学生背诵他们并不能理解的牛顿的物理学三定律。与此同时,星际战争的胜利者,正在制造一条“五百光年宽的隔离带”[7:124],从而极大地削弱敌人的机动性。然而地球

被免于毁灭,是因为这些学生能够背诵牛顿的物理定律,从而向外星人证明了地球人类是“碳基文明”的智能生命[7: 140]。

《乡村教师》对人类在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宇宙中努力奋斗的价值既极度肯定,又极度嘲讽。小说叙事在灰暗琐屑的中国农村生活和规模难以想象的星际历史之间转换,星际以其广袤的范围和遥远的距离能够引发崇高之感。中国孩子承担了拯救地球的责任,但也仅仅是在面临无法理解的宇宙事件时发生的偶然事件。教师被他的学生安葬在没有标记名字的墓穴里,此时“整个宇宙闪烁的星星静静地看着他们”[7: 140]。

宋明炜认为,刘慈欣的“主题”是人类“与宇宙的未知维度的碰撞,而人类对大部分宇宙依然一无所知”[8: 11]。如《乡村教师》等小说中宇宙的广袤,虽然激发了读者对未知事物的科幻兴趣,却极大地削弱了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的意义。同时,刘慈欣的小说深深地根植于日常生活,在《乡村教师》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村广大民众贫穷生活的忧虑。他对美丽宇宙的未知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一如他在《三体》后记中所说,

我总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丽的故事是……由科学所讲述的。科学的故事更加宏伟、壮阔、切题、深刻、刺激、古怪、恐怖、神秘,甚至感人至深……只是这些美妙绝伦的故事都封闭在冰冷的公式之中,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从何读起。

不同民族的创世神话和全世界的各种宗教,与宇宙大爆炸的辉煌相比,都要黯然失色[9]。

与刘慈欣的背景宏大的科幻小说不同,韩松的《乘客与创造者》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怪异故事。小说由沉闷的特写镜头组成,奇怪地让人想起西方代际宇宙飞船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星际旅行的最初目的已经被遗忘。韩松的小说包含了人吃人和性“变态”的内容,中国人被困在永远绕地球飞行的飞机里——成千上万的飞机——机上的人们已经变成了按预定程序运作的僵尸般的存在,被灌输了虚假的记忆和“专业课程教育”[10: 147],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是谁“我们以植物似的坐姿为常态,木雕般面朝同一个方向”[10: 148]。这是鲁迅笔下被困于铁屋子并在其中睡觉的中国人形象的技术升级之后的怪异版本“这世界上一切都无所谓。”[10: 146]

其中一架飞机上的乘客开始质疑他们的境况,并最终认识到这个机器“是有寿命的……最后的大限很快就要来临”[10: 166]。在绝望中,叙述者/主人公使飞机坠毁。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最后,叙事者和读者都发现

了这一奇怪的恶托邦式生活状态的真相:

很快我就看到了一大群飞转着四个圆轱辘的、蟑螂似的黑色金属壳体,正朝我高速行进……金属壳里跳出许多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的人来,哇哇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他们把一种金属棍子模样的玩意儿举起来,对着我,瞄准[10:172]。

这就是小说令人震撼的结局,我们会推测,是这些“白皮肤”的士兵、这些国家的成员,囚禁了中国人民,破坏了中国历史。未来的真相,在这里就是中国被西方的“他者”所摧毁。西方读者会很自然地与小说中穷凶极恶的外来恶棍相认同,这些恶棍造成了未来世界中国讽刺性的、破坏性的“崛起”,这种情节对西方读者的震撼是双重的。

“中国的崛起”被普遍认为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独特主题。例如,《科幻小说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中的“韩松”词条指出,他的“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中国与西方竞争中的崛起和可能出现的霸权,韩松经常用模糊的语气处理此类主题”[11]。徐杨晶晶(Xuyang Jingjing)在最近发表于《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的一篇综述中说,从更广义上来说,“中国的崛起及其快速发展导致的问题为科幻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激发了人们的想象”[12]。韩松的《乘客与创造者》为读者呈现了一则关于中国“崛起”的讽刺和难解的故事。与刘慈欣在《乡村教师》中的崇高视角完全不同,韩松的美学具有强烈的怪异特征。尽管如此,同刘慈欣的小说一样,《乘客与创造者》也能够激发出读者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兴趣,这正是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叙事体裁的核心任务。

第三种陌生化:讲述不同历史的中国科幻小说

宋明炜在其发表于《科幻小说研究》关于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文章中总结说,中国的科幻小说既表达“中国民族发展、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的百年历程”,又因其而沉默无语[13:98-99]。自20世纪初,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就是“断裂”的历史[13:98]。^①

① 中国科幻小说所讲述的“不同历史”,以其所有的“他者性”,表明了我们简单地称之为“科幻小说”的历史偶然性和文化偶然性,也就是那些作为米尔纳所谓的选择性传统的并未言明的中心的英美科幻小说的历史偶然性和文化偶然性。

与英美科幻小说相对平稳的发展不同,中国科幻小说经历过数次多年的中断,从而具有一个断裂的发展历史,由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构成。宋明炜指出,“当该体裁每次在一个新时期得以复活的时候,新一代的科幻作家不得不重新发明自己的传统,从而让中国科幻小说具有了多元的滥觞”[8:8]。由于这一原因,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既漫长又短暂。自20世纪初,中国科幻小说缺乏持久的积累,因此每一代作家实际上都不得不发明其传统和话语。

早期的中国科幻小说受到外国作家的重要影响——欧洲的、英国的、俄国的和美国的——这些外国科幻小说在基本上是单向的文化传播中被翻译为汉语。其最早的作品受到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威尔斯(H. G. Wells)等人的影响,于20世纪最初出现于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时代。科幻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是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的政治霸权和发达科技的反应。这一时期结束于五四运动,因为当时对非现实主义文学并不重视。

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之下,出现短暂的面向青年读者的复苏之外,中国科幻小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开始繁荣起来。从1978年至80年代中期,科幻小说创作因为其“实用价值”而再次获得存在的理由。科幻小说被期待表达对中国未来科技发展的乐观态度,以及科学界的爱国主义和乌托邦理想。正如科幻小说家郑文光于1979年所说:

我们赞美科学。我们赞美高度发达的科学将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辉煌的未来。我们……赞美亿万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转引自 14: xxv]。

当保守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将科幻小说涂上伪科学腐败的标签时,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科幻小说的复苏便戛然而止。^①

到了1990年代,政府重新认可了科幻小说在科技发展和革新方面发挥的已知作用。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幻小说再次繁荣起来,涌现了大量的作者、读者、研讨会、作品和奖项。^②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命运依然是不确定的,它的发展历程极为坎坷,同时它在中国当前的文化政策中的地位

① 参见 Mikael Huss, “Hesitant Journey to the West: SF’s Changing Fortunes in Mainland China,”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7.1 (Mar. 2000): 92–104, 第94页。

② 根据中国《科幻世界》杂志的一位编者所说,“科幻小说现在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是因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体裁,被认为可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想象力和在全国范围内宣传科学。”[转引自 6:17]

依然并不稳固。例如拉维·泰德哈尔(Lavie Tidhar)就曾指出,虽然中国科幻小说或许能够向其读者启蒙科学,但它从传统上来说很少涉及该体裁有巨大潜力处理的主题:性别、宗教、环境、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等等[15:96]。

在我的理解中,讲述时间旅行和反事实不同历史的科幻小说很难得到中国文化当局的认可,比如说,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 1965-)的小说。因为不同的历史“强调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历史变化的开放性,不同的历史从本质上来说反决定论的”[转引自16:97]。相反,强调过去历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就是暗示历史发展必然导致一个确定不变的未来,因而既确保了官方的历史记录,又控制了其历史向未来的延续。

很显然吴岩并不是唯一批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所受的专制政策制约的人。他在1990年代晚期,曾认为这样的“集权”方式,尽管能够鼓励该体裁的教育功能,但它“导致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极大危机,限制了其规模,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造性,限制了普通人对该文学体裁的理解”[转引自17:99]。

第四种陌生化:作为全球科幻小说的中国科幻小说

虽然说中国是陌生的长城星球,但中国同时也被当作证据,来证实“全球科幻小说”确实存在。不止一个评论者将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科幻小说的复兴同全球化的过程相联系。比如说,2003年,拉维·泰德哈尔在英国杂志《基础》(*Foundation*)上发表文章《科幻小说、全球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文中说“要理解作为全球社会运动的科幻小说的发展……和科幻世界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我们或许可以将中国作为个案来研究”[15:93]。

“作为全球社会运动的科幻小说”的论调在《卫报》(*The Guardian*)于201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科幻文学是第一种国际语言吗》的文章中重现。达米安·沃尔特在文中做出了论断:“当科技革命从西方世界向外扩展的时候,科幻小说的象征和原型已经成为我们用来理解正在进入的新世界的共同语言”[18]。同泰德哈尔一样,沃尔特将中国科幻小说作为主要体现者。考虑到刘慈欣的作品在中国的流行和译本的逐渐出现,沃尔特认为刘慈欣的作品表明“科幻小说体裁深受中国文化喜爱,因为科幻小说被认为表达了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所高度重视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创造的价值

值”[18]。

科幻小说现在是全球化世界的国际语言,这一事实的证据就是“甚至连中国”都在创造科幻小说了,而这个世界大国/国家/帝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对西方来说依然十分陌生。中国也在谈论科幻小说了——尽管在目前来说该国的科幻小说还只能作为“第二语言”——这一事实证明“甚至连中国”都在全球化。

第五种陌生化: 相同的未来

易来娜·高美尔(Elana Gomel)在其研究后现代科幻小说的时间性的文章中将全球化称作“铁屋子”,不由让人想起鲁迅的“铁屋子”。高美尔引用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名论断,即来自于“我们都以某种方式陷入其中的体制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禁锢”的当代乌托邦想象已经失败了[转引自 16: 147]。这种“禁锢”同样可以是全球化。

如果说达米安·沃尔特在《卫报》上将科幻小说称为“我们用来理解正在进入的新世界的共同语言”的话,朱塔·威尔兹(Jutta Weldes)在其文章《全球化就是科幻小说》中则以完全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一问题。她认为科幻小说是目前“决定”“新世界”外观的影响话语之一。她认为,作为一种随意建构的既成事实,全球化只是一种幻想,是“资本的千年梦想”,这一梦想包含了“进步的启蒙概念和科技发展的不可避免”[19: 648]。

科幻小说当然是一种强大的“共同语言”,可用来参与这个千年的时空。我们能够在作家韩松的文章中听到类似的观点“科幻小说现在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标签,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成就的标签,例如中国制造的宇宙飞船、超级计算机和转基因农作物。”[6: 16]我们可以在韩松关于中国的“未来/当下”的景象中找到熟悉的关于科幻性(science-fictionality)——借用小伊什特万·塞西里-罗奈的术语——的观点:

中国大部分主流文学都聚焦中国的过去,而科幻小说则面向未来。在中国,未来即现在。一个今日中国的作家,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想象未来,因为中国都市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本身就是未来主义的[6: 18]。^①

① 最近几十年里,中国有2.5亿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参见 Mitch Moxley, “Why are the Chinese so sad?” *Maclean's Magazine* 11 (Feb. 2013): 38-40, 第39页。

但是,难道科幻小说作为“全球化的语言”,就不会促成未来的异化吗?难道它就不会把我们囚禁在某种后现代版本的鲁迅“铁屋子”中吗?一旦全球化被完成,一旦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说,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的未来在全球更加均匀地分布,^①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到那时,无论好坏,其结果都是,我们似乎都将生活在同样的全球网络之中:我们都将进入某种形式的资本的未来。无论这个未来是新自由主义的,还是极权主义的,都将是同一个东西。^② 詹姆逊悲观地认为,“这是一个消除了历史性、并被进步和科技革新所中和的未来:这就是全球化的未来。”[20: 228]。

但是未来,尽管必将到来,却绝非确定。当前科幻想象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科幻小说与西方选择性传统的争斗,都有可能具有一个詹姆逊所谓的“与当前相割裂的未来,一个根本性地、系统性地与那种可以预测的、被殖民化的、仅仅作为我们当下的延续的未来相割裂的未来”[20: 228]。不管怎样,甚至鲁迅关于中国是一个“铁屋子”的描述,并非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引用的那段话这样结尾“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转引自 7: 127]^③

参考文献:

- [1] Csicsery-Ronay, Jr., Istvan. Science Fiction and Empire [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30, 2 (July 2003): 231–245.
- [2] Milner, Andrew. *Locating Science Fiction* [M]. Liverpool, UK: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 Wolfe, Gary K. Review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J]. *Locus* 73.6 (Dec. 2014): 14–15.
- [4] Anders, Charlie Jane. *Three-Body Problem* Author Liu Cixin is Getting 5 Movie Deals [J]. *io9*. 26 Nov. 2014. Online. Accessed 8 Mar. 2015.
- [5] Wu Yan. “Great Wall Planet”: Introducing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J]. *Science Fiction*

① 这是赛博朋克作家威廉·吉布森经常被引用的话语“未来就在这里。只不过它尚未均匀分布。”

② 比如说,大卫·哈维对中国经济地位进行分析的文章《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参见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P, 2005, 第120–151页。

③ 埃里克·史密斯在其后殖民科幻小说研究中说“这种体裁,以其所使用的帝国全球化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用来发现和解读全球资本的意识形态神秘化、全球化在特定民族文化中的独特体现、作为认知模式的科技发展,以及单个民族文化与新全球状态的多元负面无限性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见 Eric D. Smith, *Globalization, Utopia and Postcolonial Science Fiction: New Maps of Hop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第2页。

- Studies* ,40.1 (Mar. 2013) : 1 – 14.
- [6] Han Song.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 Response to Modernization [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40.1 (Mar. 2013) : 15 – 21.
- [7] Liu Cixin. The Village Schoolteacher [J]. Trans. Christopher Elford and Jiang Chenxin. Ed. Song Mingwei. *Renditions: 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 ,77/78 (Spring/ Autumn 2012) : 114 – 143.
- [8] Song Mingwei. Prefac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ate Qing and the Contemporary [J]. *Renditions: 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 ,77/78 (Spring/ Autumn 2012) : 7 – 14.
- [9] Liu Cix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M]. 2006. Trans. Ken Liu. New York: Tor ,2014. E-book.
- [10] Han Song.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ator [J]. Trans. Nathaniel Isaacson. Ed. Mingwei Song. *Renditions: 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 , 77/78 (Spring/ Autumn 2012) : 144 – 172.
- [11] Clements ,Jonathan. Han Song [M]//*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Online. 20 Mar. 2015.
- [12] Xuyang Jingjing. Sci-fi made in China. *Global Times* , 7 Jan. 2013. Online. 20 Mar. 2015.
- [13] Song Mingwei.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40.1 (Mar. 2013) : 86 – 102.
- [14] Wu Dingbo. Looking Backwar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 *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 Ed. Dingbo Wu and Patrick D. Murphy. New York: Praeger , 1989. xi – xli.
- [15] Tidhar ,Lavie. Science Fiction , Globalisation ,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Founda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cience Fiction* ,89 (Autumn 2003) : 93 – 99.
- [16] Gomel ,Elana.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 and Temporal Imagination* [M].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 [17] Huss ,Mikael. Hesitant Journey to the West: SF’s Changing Fortunes in Mainland China [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7.1 (Mar. 2000) : 92 – 104.
- [18] Walter ,Damien. Is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s first international language? [J] *The Guardian* ,27 April 2012. Online. Accessed 8 Mar. 2015.
- [19] Weldes ,Jutta. Globalisation is Science Fiction [J].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3 (2001) : 647 – 667.
- [20] Jameson ,Fredric. The Future as Disruption [M]//*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New York: Verso ,2005: 211 – 233.